

夏入深山“请”红菇

○ 罗大鸣

每年七八月份，我闽西老家的堂嫂，都要到深山坳里去采红菇。她出身农家，勤快惯了，年届七十身子骨仍很硬朗，上山爬坡还挺在行的呢！为啥把采摘红菇叫作“请”呢？那是因为：一则红菇珍贵，人工至今未能栽培；二则客家人十分尊重大自然的恩赐。因此，有的客家人把红菇视为仙菇。在许多地方的乡俗中，采摘被尊称为“请”，为红菇平添了几分珍贵与神秘。被称为菌类贵族的红菇，还被誉称为山中的红宝石，藏着整个夏天的鲜美，悄然释放着大山里的红。

说红菇神秘，并不夸张。它生长的环境，不用说，必须是原生态的。从大致分布来看，主要产于闽、浙、赣、粤、桂等地。这个菌类贵族，几乎与环境与人类达成了一种严苛的契约：人工林地不生，被砍伐过的树林少生，施用过农药的山林绝生。它要求海拔800至1200米的山林，温度保持在22℃左右，湿度则需在一场急雨之后——这种雨又叫“过山雨”，给山林洗个痛快澡，真可谓“好雨知时节”，唤醒红菇滋生。其间若夹杂有桐木、栲木等阔叶林和松树针叶林的山坡，更具备滋生红菇的条件。森林中经年累月堆积的枯枝败叶，混合着蕨类腐烂后形成的腐殖质黑色土壤，经过山雨的冲刷浇淋，便孕育出红菇所需的共生菌。被唤醒的红菇悄然拱出地皮，顶起枯

枝败叶，还会发出“啵——啵”的细微声响。红菇蕾如同紧紧裹红布团的鼓槌，仿佛要敲打山里的寂寞；全开的菇面，无疑是童话中的小红伞，罩着泥土的梦。闽西山岗连绵，但出产红菇的山并不多，老天爷似乎只眷顾每个地方的那几座山。我老家只有鹞婆岩(老鹰岩)、双髻山、高寨坑等高山林地才生长此物。

我的堂嫂是个老菇农，连年与红菇结缘。她时常与中老年妇女相约上山，但更多时候还是独自进山采摘，抢先采个头茬。进山前，颇有仪式感：头一天就得洗个澡，对着香炉燃香许个愿，下半夜四点就得起床。戴上头灯，到了红菇山，彼此轻声细语，生怕惊扰了红菇。头灯的光划破浓稠的雾气，渐渐迎来明亮的天光，唯有淡淡的潮湿雾气还在林间曼妙飘荡。她们便将红菇一个个“请”进背篓。凭菇农的经验，往年红菇多生的地方，来年依然频出，比如老树底下、石壁下、树头旁、石峡中、土窝里，多是它们的藏身之处。运气好的话，碰上一排排、一窝窝、一堆堆的，只需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夹住菇脚，往上一拔或轻轻一掐，菇脚便自然留在泥土中，等于留下种子，静待下一场雨，或与来年相约。

我少小时，曾陪母亲进山采红菇，要走十多里山路，还要急着赶回来上工，又

怕路遇野兽，便带上柴刀以防不测。那时家穷，夜间照明多用竹片或松明火把。因为没有闹钟，有一次起床过早，走到半路，躺在石坡上，用塑料布盖住身子，母子俩背靠背还睡了一觉。醒来后，便急忙赶路。初次采摘的人，容易被真假红菇迷惑。不过，用一看二尝的办法即可辨清真伪：红菇表面呈暗红或紫红色，偶有裂纹，菇面厚，菇脚粗，且有斑块呈玫瑰红，掐一点放进嘴里尝，带有甜香味儿。而假红菇则是鲜红色的菇面，老家人把它叫作棺材菇，菇脚空心，一捏就碎，用舌尖一舔，含有辛辣味儿，而且有毒不能吃，名字又不好听，人见了心生厌恶，抬脚猛踩。

说红菇珍贵，一点也不假。产区是老天爷划定的，非人工可以扩大，产量有限，但吃的人越来越多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它成了山中珍宝，价格一路飙升。当下的市场行情，一斤干红菇，依不同等次，可以卖到四五百元乃至上千元。因其氨基酸等营养成分高，味道鲜美，博得人们的青睐，成为客家人煲汤待客的美食。当地许多产妇，在整个月子里，用红菇和米酒煲汤，成为下奶养人的好食材。逢年过节，亲朋好友相聚，必有红菇鸡蛋汤或红菇肉丝汤，待客的诚意尽在汤汁中。一碗玫瑰色的红菇汤，可以融进亲情与友爱，却远远盛不下大山的深情！

过了小满，素有关中“白菜心”美誉的泾阳、三原、高陵一带，片片麦田之上，总能听到四声杜鹃“算黄算割”的阵阵啼鸣。

在八百里秦川关中道，以及甘东、晋南、豫西等毗邻之地，流传着一项延续千年的古老民俗——麦梢黄，女看娘。

这一习俗并无确切的起源纪年，但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考。雏形始于宋元时期，彼时小麦已成为北方民众的主食，夏收更是全年农耕的头等重大事，这项探亲礼俗便应运而生。宋元之后，小满前后出嫁女回娘家、问候收成、馈赠吃食的传统逐步成型；到明代中后期至清代，习俗逐渐定型并广为普及。民俗研究者普遍认为，“麦梢黄，女看娘；卸了拨枷，娘看冤家”这种双向走亲、农忙互助的风尚，在明清时期盛行一时。清代至民国的方志与民俗典籍中，对这句谚语，以及探亲时赠送油旋、花馍，探访忙罢等礼俗，均有翔实记载。

关中一带的“麦梢黄”，也叫看麦熟、看忙。时值小满，麦梢泛金，麦粒日渐饱满，距开镰收割不过十几日光景。旧时此刻正值青黄不接，夏收又争分夺秒，堪称“龙口夺食”之时。出嫁的女儿心系娘家，牵挂家中存粮、庄稼长势，更惦念双亲身体。每到这时，出嫁女子便携夫带子归省，所带礼物必有四样：油旋馍、油包子、花馍为标配，再搭配点心、佳酿与时鲜蔬果。登门一来察看家境，二来询问收成，三来问候父母，四来了解夏收人手是否充足。

待到麦收结束、农忙落幕，娘家便再回访女儿家，民间唤作“看忙罢”，也就是俗语里的“卸了拨枷，娘看冤家”。

在关中百姓心中，这是独属于乡土的孝亲佳节，分量甚至胜过端午、中秋。它道尽了女儿如贴身小袄般的温情；青黄时节送来细粮，既是报平安，又是尽孝心；农忙时节彼此搭手，血脉亲情在一来一往间紧紧相连，成为农耕文明里一抹温暖的印记。

○ 吕海波

时至今日，泾河两岸依旧恪守这份老礼。新女婿陪妻子回门，更是礼数周全。油塔馍、各式花馍、绿豆糕、芙蓉糕，一样样礼馍点心，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心意。如今不少地方不再大面积种植小麦，但扎根在人心底的孝亲底色，从未改变。小满将至，归宁探亲，依旧是关中外儿心中割舍不下的念想。

回望岁月，走亲的路途也悄然变换。20世纪80年代前，乡村婚嫁多囿于十里方圆，人们往来全靠步行；20世纪80年代后，自行车成了乡间路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；近些年，电动车穿梭在乡道之上；进入新世纪，婚嫁圈子不断扩大，千里探亲早已寻常，高铁、飞机也成了归省的出行方式。世事更迭，万象更新，可万变不离其宗：路途再远，孝心不改；世事再大，孝道为先。

小满时节，乡村田园清馨弥漫，耳畔又闻杜鹃啼鸣，眼前麦浪滚滚，不由得让人心生感慨。岁月静好的日子，既要有琴棋书画的雅趣，亦离不开柴米酱茶的烟火。古往今来，先辈们向来兼具风骨与温情：既有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“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”这般文人雅士的意趣和潇洒，也有“麦梢黄，女看娘；卸了拨枷，娘看冤家”那般寻常百姓的淳朴礼数与脉脉温情。



豆包 AI 制图

庞家圪崂，那条消失的小路

○ 白琳

庞家圪崂，是我老家贺土坪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。说是村子，其实只住着两家人。它坐落在后村头的一座半山上，远远望去，只见几棵老树、几孔窑洞藏在山坳里，像个害羞的孩子。

去庞家圪崂有两条路。一条是架子车宽的驮水路，弯弯绕绕的，能走车拉东西，也能驮水，算是大路了。另一条，便是我记忆中最深的那条——红崖鼻梁上的小路。那条路近，却险峻得很。宽不过一人，一边是高崖，一边是深沟，走在上面，像踩在刀刃上，心里直打颤。

说起来，那条小路我只走过一回。那时还小，跟着几个小伙伴，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抄近路上山。路是沿着红崖鼻梁凿出来的，全是土坎和凹槽。我们手脚并用，一个土台阶一个土台阶地往上爬，像壁虎一样贴着崖壁。手心冒了汗，脚底也打滑，谁也不敢往下看。爬上去的时候倒还好，心里只想着往上、往上，到了顶就安全了，可下山就难了。

站在崖顶往下看，那条小路细得像一根线，在红崖上弯来弯去，看得人腿软。我

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先下。最后还是年纪大点的那个打头，我们一个跟着一个，面朝崖壁，一步一步往下挪。脚要踩稳了才敢迈下一步，手要抓牢了才敢松开。风从沟里吹上来，呼呼作响，像是要把人吹下去。那时候真害怕，觉得不是在走路，而是在刀刃上行走，稍不留神，就要掉进万丈深渊。

好不容易到了山下，我们瘫坐在地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是大口大口地喘气。那天回到家，我才发现膝盖磨破了，手掌也蹭出了血。可我不敢跟家里人说，怕挨骂，更怕以后不让我们出门了。

后来的许多年里，我再也没走过那条路。长大后回老家，有一次想去庞家圪崂看看，发现路已经完全变了样。水泥路修到了山顶，汽车都能开上去。红崖鼻梁上的那条小路太危险，早就没人走了，而且被雨水冲刷，坍塌得看不出痕迹，如今大家都走新路了。

我沿着水泥路往上走，路很宽、很平，走得从容。山上那两户人家，一家搬走了，

一家还住着。院子里晒着玉米，几只鸡在刨食。主人认出了我，招呼我进屋喝水。我说我就是来看看，看看这条路，看看这个村子。

站在山顶往下看，红崖还是那个红崖，沟还是那条沟，只是那条让人心惊肉跳的小路不见了，我心里竟有些怅然。那条窄窄的、险峻的、让人手心出汗的小路，虽然只走过一回，却像刻在骨子里一样，怎么也忘不掉。它那么窄、那么陡、那么险，可它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害怕，什么叫勇气，什么叫一步一步走下去。人这一辈子，走过的路多了——宽路、平路、好走的路，走过了也就忘了。倒是那些难走的、险峻的、让人提心吊胆的路，走得少，却记得深。就像庞家圪崂的那条小路，虽然不复存在了，可在我的记忆里，它永远是那么清晰——红崖，窄路，几个半大的孩子，贴着崖壁，一步一步，往上爬，往下走。

现在提起笔来，写下这些文字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想给那条消失的小路，留个念想。

海上的朋友

○ 李正善

照季节标注了季风与逆风航线、避台风锚地、危险暗沙等千年南海气象水文的目标。

对于南海的老渔民来说，《更路簿》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的导航系统。卢家炳船长展示的这本，是从清光绪十年传承至今、由他家六代人手写的。

他指着茶几上摆放的《更路簿》和一个巴掌可握的圆形海棠木壳罗盘告诉我：“老渔民出海就靠两样东西——罗盘和《更路簿》。依靠罗盘，渔船才能确定航行的方向，《更路簿》记录着各个岛礁的名称，以及从潭门港出发经过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。”

卢家炳1950年出生，自幼随父出海，跑南海与南洋(新加坡)航线数十年，遇到过断桅、台风、海盗等意外。他回忆，20世纪40年代，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。一天晚上，渔船行驶到西沙时，突然刮起强风，桅杆被风吹断。当时风太大，船只能顺风漂到南沙。渔船在海上漂泊了5天，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。就在绝望之时，渔民们根据《更路簿》的描述，利用罗盘

找到了一座名为“黄马山”(太平岛)的岛礁。在岛礁上，大家找到木材做桅杆修船，继续作业，捕捉海产品，并顺着东北风下南洋。当年农历十月，大家挑选了两艘最大最好的渔船，在《更路簿》指引下驶向新加坡。等到来年农历二月起了东南风，渔船又开到南沙继续作业，最终满载返航回家。

当然，渔民出海也不是每次都有去有回。在上教村东沿海公路边一个圆形尖顶的亭子前，卢家炳指着里面竖立的一根约5米高的水泥铸碑，语气沉重地介绍说：1975年1月27日，乡亲们的渔船行驶到浪花礁与永兴岛之间时，遭遇狂风巨浪。虽然30名渔民奋力突围，最终还是不幸遇难。

“潭门人海浪打不倒。”卢家炳眼里闪烁着泪花说道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当上了船长。凭借祖辈的航海经验和父亲的教诲，他在南海航行40多

年，从未迷航。

“虽然《更路簿》和罗盘不用了，可老祖宗的航海术不能失传。”退休之后的卢家炳，仍在讲述《更路簿》的故事。

他用海南话打了几个电话后，骑着自家的电摩，带我来到了潭门镇商会会长符永壮先生的工作室。

符永壮看上去文质彬彬，他的工作室名称也很特别，大门口挂着一块刻有“耕海人”三个字的长条木牌。工作室正中央，摆放着一个3.8米长、2.9米宽的南海沙盘实景图。

他用绿光激光笔指着其中几个插着国旗的岛礁，给我讲述着潭门渔民为守护领海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其中，老船长王琼发的故事特别感人。

1995年10月，王琼发带领3艘渔船和62名渔民在黄岩岛传统渔场正常作业时，突遭其他国家多艘武装船只围堵和强行抓扣，渔民们被要求在一份“认罪书”上签字。王琼发带头表态：“南海是中国祖宗海，我们在自己的海域打鱼，有什么罪可被处罚？”在他的

带领下，62名渔民无一妥协。最终，王琼发等4名船长被囚禁，受尽折磨。1996年1月，在我国政府严正交涉与当地华人救助下，4名船长获释。他们用潭门人不屈的气节，捍卫了民族尊严与国家领海主权。

故事讲完后，符永壮指着身边一位65岁左右、中等个头、留着寸发、面部有白色斑痕的男子介绍道，此人正是王琼发。我敬佩地转头与他握手，王琼发正乐呵呵地看着我，也向我伸出手来。

符永壮是一位有情怀的儒商，也是潭门文化的民间推手。就在博物馆旁边不远处的海域上，并排停放着两艘他投资、用老船改造的木帆船——“耕海1号”和“耕海2号”，船身长22米、宽4.8米。他常在此处为各地游客讲述潭门人耕海牧渔的故事。

夕阳西下时，清幽的海面上，两艘木船的四面橘红色船帆在海风吹拂下高高扬起。符永壮、卢家炳、王琼发几人正摆弄着船舵、船桨和缆绳等器具。远处，一艘艘货轮从木船旁边轻驰而过。

在我眼中，这几位朋友与两艘木帆船一样，才是真正的海魂。

浪花不厌其烦，一遍遍拍打着我的脚丫。几只海鸥掠过大型货轮，展翅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。

在我前方不远的海面上，老船长卢家炳身子一扭，双手一左一右、一前一后，从右后方向左前方把渔网甩出去。晶莹透亮的渔网呈扇形抛物线，洋洋洒洒地舒展在空中，瞬间将蔚蓝的天空切割成无数个小孔，然后轻轻落在微波荡漾的海面上，继而沉入海水之中。

下了船，他微笑着朝我走来。裤管高高卷起，赤脚上沾着白细的沙子。

卢家炳是我2019年认识的朋友。他是琼海潭门镇上教村的一名老船长，也是南海航道《更路簿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。

到家后，他从卧室里捧出一个发黄的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三层布包。呈现在我眼前的，是一个书本大小的簿本。

“这就是《更路簿》！”他介绍说。

小本儿的封面是牛皮纸的，有些卷边。正文的纸页像是微微发黄的白色宣纸，薄薄的，文字是用毛笔工整书写的海南方言。他解释说，这里面按